

建構與解構 ——《周易》與莊子生命哲學中天人關係範式比較

李瑄

(昆明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雲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周易》與莊子哲學都關注個體與群體生命的安頓，但因對天人關係的理解不同，形成了兩條思想路徑。《周易》立足「天人相通」的理念，以效法天地為實踐原則，將宇宙生生不息的創化精神轉化為人道準則，倡導「自強不息」的進取與「厚德載物」的包容，並在參贊化育、與時偕行中建構社會倫理秩序。其生命價值體現為道德實踐與社會責任。莊子則以「天人合一」為旨歸，以「道」和自然氣化說明萬物生成，主張通過「心齋」「坐忘」等工夫消解物我對立，超越名利得失與生死之辨，最終達到「與道同遊」的逍遙境界。其生命價值重在擺脫外在束縛，獲得精神自由。二者的差異在於三個層面：在本體論上，《周易》強調陰陽互動、生生不息，莊子突出無為自化、萬物流變；在實踐論上，《周易》主張順時應變、積極入世，莊子倡導虛己遊世、精神超越；在價值論上，前者推崇「大人」的倫理擔當，後者彰顯「至人」的自由品格。二者沒有截然對立，反倒是在入世責任與精神超越之間形成張力與互補。面對技術理性擴張和生存焦慮加劇的當代困境，《周易》的實踐智慧與莊子的超越精神，可共同為個體安身立命、重建生命意義提供啟示。

關鍵詞：《周易》；莊子；生命哲學比較；天人相通；天人合一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n the Two Paradigms of the Heaven-Man Relationship in the *Zhou Yi* and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Life and Their Complementarity

LI Xuan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I Ching* and Zhuangzi's philosophy concern the settlement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ife, yet their differing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give rise to two distinct intellectual pathways. The *I Ching* is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Heaven and humanity," adopting the practice of emulating Heaven and Earth as its guiding principle; it transforms the universe's perpetual creative spirit into human ethical norms, advocating both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the inclusive virtue of "carrying all things with profound virtue," and constructs a social ethical order through the roles of advising,

基金項目：本文系 2024 年昆明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創新團隊建設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研究」（項目編號：CA23107M185A）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李瑄（2002 年—），女，雲南大理人，昆明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24 級中國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周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明代易學思想文化、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nurturing, and aligning with the flow of time. Its life value is manifested in moral practi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Zhuangzi, in contrast, takes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as his ultimate aim, explaining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through the “Dao” and na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dvocates for resolv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external world—along with transcending concerns over fame, profit, gain or loss, and the dichotomy of life and death—through practices such as “mind fasting” and “sitting in oblivion,” ultimately attaining a state of carefree freedom akin to “traveling in harmony with the Dao.” His life value lies in liberating oneself from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achieving spiritual freed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manifest at three levels: ontologically, the *I Ching* emphasizes the interplay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perpetual generative process, while Zhuangzi highlights “non-action” and self-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ever-changing nature of all things; in term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I Ching* advocates adapting to the flow of time and actively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whereas Zhuangzi advocates emptying oneself to navigate the world and achieving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in terms of value theory, the former champions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Great Person,” while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free character of the “Ultimate Person.” These two philosophie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rather, they create a dynamic tension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worldly responsibility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In the face of contemporary challenges—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growing existential anxiety—the practical wisdom of the *I Ching* and the transcendent spirit of Zhuangzi can together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individuals seeking to find their place in life and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Zhuangzi;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philosophy;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引言

如何安頓個體與群體的生命？生命觀作為哲學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周易》與莊子的思想體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周易》提倡社會倫理的構建，而莊子想達到個體自然本真自由，二者體現出中國哲學內部的深刻差異。究其原因，這種差異並非那些生命觀表象要素，像本源認識、處世方法或者歸宿目的等等可以完全闡釋清楚，而是根源於二者在「天人關係」這一核心命題上有著完全不同的方法論假設。已有的比較探討雖然對《周易》和莊子的生命觀做了細緻的梳理工作，包含「生之源」，「生之德」，「生之和」之類詳細的方面內容，但大多仍舊處在現象描繪或者平行要素對比階段，沒有深入探究塑造這些觀念背後的深層構造，也就是二者的天人關係上到底存在怎樣的邏輯本質。正是這一關鍵維度的缺失，使得一個核心問題始終未能妥善解決：《周易》把人道秩序像仁、禮這些視作天道自然的延伸，並且努力去構建倫理政治體系。但莊子卻把這些當作是對「道」的背叛，於是將其全部顛覆掉。聚焦於《周易》與莊子生命哲學的根本分野，揭示其本質在於兩種天人範式的對立統一：《周易》以「天人相

通」為軸心，構建「法天象地」的實踐哲學體系，將陰陽變易之道轉化為人類行動的終極法則，通過「自強不息」的進取品格與「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實現「參贊化育」的文明創造；莊子則立基於「天人合一」的終極目標，建構「復歸自然」的超越哲學系統，主張以「墮肢體、黜聰明」的消解性實踐，最終達成「與道同遊」的精神自由。這種範式張力在三個維度形成結構性差異：從本體論層面來看，《周易》以陰陽二元的辯證運動為根基，將天人關係視為動態平衡的實踐場域；莊子則依託混沌本原的整體論，將天人視為消融界限的本真狀態。在實踐論層面上，《周易》強調「窮變通久」的動態調適，要求人在「與時偕行」中實現社會秩序的建構；莊子主張「心齋坐忘」的絕對超越，通過解構主體性達成精神世界的澄明。就價值論層面而言，《周易》培育「大人」人格的倫理擔當，追求「天地與我並生」的社會和諧；莊子塑造「至人」境界的逍遙品格，向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個體自由。這種根本性分歧構成中國哲學的核心張力：在《周易》的建構性哲學中，生命價值借「裁成天地之道」的創造性轉化得以實現；在莊子的解構性哲學中，精神自由經「解其天弢」的界限消解而達成。二者既形成「進取」與「超脫」的辯證互補，又構成「入世」與「出世」的永恆對話。這種雙重智慧對現代社會的啟示在於：既需要《周易》「與時偕行」的實踐理性應對秩序重構，也要用莊子「虛己遊世」的精神超越破解存在困境，二者共同構成中華文明應對現代性挑戰時的深層思想底色。

1 《周易》天人觀的生命哲學

《周易》的生命哲學以陰陽變易和持續生成為基本特徵。關於《周易》的本體論，傳統易學主要依據傳世本《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將「太極」解釋為陰陽分化和宇宙生成的根本原則。不過，馬王堆帛書《繫辭》相應文字作「易有大恆，是生兩儀」，表明早期易學對宇宙根源存在不同表達。「太極」側重變化的統一根據與統攝原則，「大恆」則更強調天地變化的恆常性和連續性，二者不能未經辨析便作等同理解。近年易學研究依據「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逐漸從太極本體論轉向生生本體論。所謂「生生」，不是變化背後的固定實體，而是陰陽交感、萬物日新和終始相續的生成過程。只有從生成論而非實體論的角度出發，「生生」才能被理解為《易》的本體，即存在本身通過持續變化而展開的基本方式。

1.1 宇宙本體的「生生」特性：動態創生的本質

宇宙的本質是永恆的動態創生。《繫辭傳》「生生之謂易」¹的命題揭示了生命並非靜態存在，而

¹〔魏〕王弼、〔晉〕韓康伯、〔唐〕孔穎達：《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影印清嘉慶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版，第149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及頁碼。

是陰陽二氣永恆互動的過程。「一陰一陽之謂道」¹陰陽的交互為生命的創生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則「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只有「天地氤氲，萬物化醇」²的陰陽交融交互，才能生發。而創生過程本身具有深刻的形上結構，「無極而太極」象徵宇宙從混沌未分到生機初萌的過程，即老子所謂「道生一」的神奇躍遷，「太極生陰陽」則是生命能量的全面釋放，正如《周易》卦象以乾坤二卦作為門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合而成「大生」「廣生」的局面；「符號化」的生命圖譜將創生秩序凝結成河圖、洛書、五行生剋、八卦的爻變推演及六十四卦的輪迴演進。尤其是《未濟》卦以「火水未濟」之象結束全經，意示「物不可窮」的恆常創造——萬物終而復始，像四季更替沒有窮盡。宇宙生命以「一氣流行」貫於始終。元亨利貞四德既象徵著春天生長夏天茂盛秋天收穫冬天收藏，也是陽氣從萌芽（元）、通暢（亨）、斂聚（利）、歸藏（貞）的周流循環。這種「氣」的運行在河圖上表現為天數二十五（陽）與地數三十（陰）的相合，在洛書上表現為九宮方位的運動，一起構成宇宙生命的呼吸節律。

1.2 天人關係：參贊化育中的倫理自覺

人處於天、地、人三才之道，是宇宙生命自覺的參與者。《周易》給人以「天地之心」的位置，這個「心」不是指血肉之軀，而是以「仁」為核心的倫理自覺。《復卦》「其見天地之心乎」³的提問，是對「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回應，天道之「生」，在人這裡就呈現「仁」的德性光輝。天人互動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一是效法天而造就人，人要學習天道的法則，崇尚中正，即陰陽平衡之道。

《周易》中強調「中」的重要性，有二、五爻為「中位」，得中則吉，「積中不敗」；反之則凶，例如《困卦》六三因不中正而「入於其宮，不見其妻」⁴。這一思想在《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得到昇華。同時《周易》主張「貴時」思想，是指要順應天時，正如《復卦》「先王以至日閉關」⁵，冬至之時，一陽初生，故當順應此規律，靜養陽氣。《豫卦》「天地以順動」⁶闡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不忒的道理，所以君子應該待時而動，也闡明瞭順應四時規律的重要性。此外還強調了「貴和」思想，重在陰陽和合，《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⁷是和諧的典範，《否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⁸則是反面的警示。「和實生物」（五味調和成羹）是和的哲理，這之中昇華出宇宙生命共存的基本原則。另一個是窮理盡性，貫通天人的修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⁹是《周易》提出的天人

¹ 《周易正義》，第 148 頁。

² 《周易正義》，第 171 頁。

³ 《周易正義》，第 64 頁。

⁴ 《周易正義》，第 109 頁。

⁵ 《周易正義》，第 106 頁。

⁶ 《周易正義》，第 48 頁。

⁷ 《周易正義》，第 41 頁。

⁸ 《周易正義》，第 43 頁。

⁹ 《周易正義》，第 182 頁。

貫通的路徑。窮理正如《周易》所說「陰陽之義配日月」¹，就是探究宇宙規律，像看日月運行來知曉陰陽義；儘性就是回到人心本有的澄明德性，去除後來形成的自私遮蔽；至命就是依靠實踐去完成天命，像《大畜卦》「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²，憑藉德行積累做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³。

1.3 生命實踐：由己及人的倫理延伸

天道生生精神最終應落腳於人倫日用，這體現在「個體—社會—文化」三層次實踐體系：首先是個體的道德覺解。人心本來就有「天地之性」，也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明德」。然而後天私慾就像塵垢一樣遮蔽了本性，所以要「明明德」德修身工夫，對本性進行一番修養。這便是《繫辭》中說的「君子安而不忘危」⁴，見微而知著，洗心退藏是回到最初的狀態，《繫辭》所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⁵，即聖人用它來洗淨自己的心，把心隱藏起來，揭示迴歸本初狀態的重要性，這要求人們克己復禮，去除私慾的障蔽。第二是社會的倫理建構。仁心由己推及他人：親親→仁民→愛物，這是倫理序列。從親親之私愛開始，從愛父母兄弟，進而推廣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再推廣到「愛物」的大範圍的愛，以至於達到「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是儒家追求的大同社會。《禮運》中所說的「天下為公」的理想世界，其實內在也蘊含著效法天地「生而不有」的品格，社會運行要像四季更替一樣自然而然，不靠強力操控，靠「講信修睦」的倫理共識。再者便是文化的薪火相傳。縱向的「生生」依靠文化基因傳承。祭祀傳統牽連著生死兩端：祭天地感謝宇宙創造之恩，祭祖先是「民德歸厚」的倫理記憶。《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⁶彰顯了這種文化自覺。聖賢教育以「成己成物」為宗旨，《蒙卦》「蒙以養正」⁷講的是啟蒙本性，《蒙卦》象傳「君子以果行育德」⁸倡導以德化人，通過六經教化喚醒人心中沉睡的「仁義禮智」，讓慧命在歷史長河裡生生不息。

1.4 終極境界：天人合一的圓融狀態

宇宙和人文在最高境界融為一體，就是自然與人文的統一。《周易》把宇宙創化與人文實踐融匯在一起，這種統一不是抽象的玄思，而是具體體現在《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⁹之中。人若效

¹ 《周易正義》，第 143 頁。

² 《周易正義》，第 67 頁。

³ 《周易正義》，第 70 頁。

⁴ 《周易正義》，第 165 頁。

⁵ 《周易正義》，第 150 頁。

⁶ 《周易正義》，第 59 頁。

⁷ 《周易正義》，第 23 頁。

⁸ 《周易正義》，第 23 頁。

⁹ 《周易正義》，第 8 頁。

仿天道運行，地勢變化，就「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¹，這不是神秘的感受，而是百姓日用而不覺的事情，農夫順應四季耕種，工匠依照規矩制器，都暗合陰陽變通的道理。在這種宇宙觀照下，生死獲得新的理解：生死的超越與永恆。死亡成為生命的一種形式，「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²的「原始反終」，讓生死不再絕對對立。個人的生命加入了文化基因，像聖賢精神的血脈，在「萬物一體」中求得不朽。《鹹卦》以少男少女交感喻生命萌動，《既濟卦》以「水在火上」喻階段性完成，《未濟卦》以「火水未濟」喻重新開始—三卦相接，展現的就是生命的輪迴。

2 莊子天人觀的生命哲學

莊子生命哲學以「道」為中心，形成了「宇宙本源—生存困境—精神超越—生命實踐」的生命體系。這是一種形而上的生命哲學，也是一份深刻的生存智慧，它希望用「道法自然」的方式去解決人們在現實世界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最終達到人與宇宙大化之間的和諧狀態。

2.1 宇宙本體：道氣合一的天人同構模型探索

「道」是莊子所認為的宇宙萬物之源，它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是卻又無處不在。《大宗師》中有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³表明了「道」超脫於時間和空間的一種存在形式，它並不是某種具體的物質形態，也不是某種抽象的規則，而是存在於所有存在之中的一種生命力。莊子在《知北遊》中更進一步表明「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⁴，螻蟻、瓦礫、屎溺這些事物都包含著「道」的身影。這種「道在萬物中遍在貫通」的思想打破了等級秩序對於生命的差別對待，給世間萬物賦予了平等的價值，無論高貴低賤，都在道的庇護之下，都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氣」則就是「道」化生萬物的形式。莊子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⁵，生死就是氣的聚散，就像春夏秋冬一樣輪轉自然。死亡並不是終點，而是他曾經說過「解其天弑，墮其天帙」⁶的過程，這就好比死亡就是脫掉了衣服，歸於「萬化未始有極」的天地輪迴當中。人的生命雖短，但因為和道相聯繫，所以獲得永恆。他由此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⁷的宇宙觀念。這種宇宙觀表明人不是世界的主人，而是世界的一部分。野馬奔騰，澤雉覓食，都是天道運行的縮影。莊子說的是一種脫離主客關係，不受人為因素影響的境界：人與萬物在同一個節奏裡互相交融，互相照耀。

¹ 《周易正義》，第 41 頁。

² 《周易正義》，第 144 頁。

³ （戰國）莊周撰，方勇譯注：《莊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版，第 102 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及頁碼。

⁴ 《莊子》，第 358 頁。

⁵ 《莊子》，第 368 頁。

⁶ 《莊子》，第 359 頁。

⁷ 《莊子》，第 15 頁。

2.2 生存困境：三重異化與天道背離

雖然莊子描繪了一個美好的自然世界，但是現實中的人卻陷入了種種困境之中。這些困境來自於人們背離了「道」而產生的三種異化：第一重困境是來自自然的異化。正如莊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¹人的生命就像飛馳而過的白色駿馬，轉眼間就過去了無法阻止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世人往往因「喜生惡死」而焦慮，其實都是枉然。莊子用「夏蟲不可語於冰」²比喻人面對死亡時的無能為力。這種對死的恐懼正是不懂「道」的循環，以為人死就是另一種存在，也是迴歸自然之道的必然之路。只有接受生死的循環，才能得到心靈的自由。第二重困境是來自社會制度和權力結構的壓迫。莊子通過很多個寓言來表達這一點，比如伯樂馴馬，導致馬匹死了一大半，這是人為規範下的自然天性的毀滅；衛君統治百姓像草芥一樣蹂躪，這說明強權下的生命消逝；魯侯對海鳥的人化改造，最後海鳥死了，這是講人的標準改造動物的荒誕。這些故事都是講人脫離了自然之道，屈從於人為造作的禮法規範，就失去了生命本真。莊子因此主張「無情」，他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³所謂的「無情」，並不是冷漠，而是沒有讓自己的心隨著情感而波動，順從自然，而不是去刻意的追求。第三重困境是來自精神的迷失。慾望使人迷失在追逐的漩渦裡，莊子繼承老子《道德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⁴的觀念，感官享受使人的心神渙散，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莊子把沉溺名利的人們比作手持黃金作注的射者，一生都在追逐名利場，最後淪為慾望的奴隸。他批判了那些為了功名利祿而奮鬥的人，他們已經喪失了自我。真正的自由不是擁有很多財富或者地位，而是能擁有內心的清明。

2.3 超越路徑：迴歸本真修養實踐探索

那麼對於這些困境來說，莊子就為我們提供了通向自由解脫的三條路就是貴生、順生、達生。莊子首先提出的就是「貴生」，就是他肯定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超越了我們所擁有的所有的外在的功名、財富等等，反對為了追求名利而拋棄我們的健康、自由，強調「兩臂重於天下」⁵。在他眼中他所追求的只是生命本身，他所追求的就是生命是最可貴的。在莊子看來守護自然本心就像「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⁶，澤雉雖然吃得很難受，但是它卻覺得很快樂，這就是一種儉樸的生活，這也是一種對生命的尊重。這種「鷦鷯在林，不過一枝；偃鼠在窟，不過腹滿」⁷的知足境界，就是莊子眼裡的自

¹ 《莊子》，第 369 頁。

² 《莊子》，第 258 頁。

³ 《莊子》，第 258 頁。

⁴ （春秋）老子撰，（三國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版，第 35 頁。

⁵ 《莊子》，第 482 頁。

⁶ 《莊子》，第 44 頁。

⁷ 《莊子》，第 5 頁。

由。莊子以此告誡世人，不要貪得無厭，應該滿足於自然所給的。莊子主張「順生」，即順其自然，隨遇而安。從生理上，他提倡養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¹，調息導引，保持健康。從心理上，他主張超脫「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²，像庖丁解牛一樣，依乎天理，不以己意為定式，才得心安。從物我關係上說，他追求主客相融的狀態，像「蹈水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³，任由水流，毫無抗拒，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默契。在這種狀態下的人，已經不是孤立的主體，而是與自然同化在一起了，他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自由與和諧。莊子提倡「達生」，它的最終指向是通過「坐忘」和「心齋」實現精神昇華。什麼是「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⁴，就是排除掉感官和思維帶來的雜念，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什麼是「心齋」？「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⁵，就是用一顆空空蕩蕩的心包容萬事萬物，讓自己的心靈空明澄澈，與道同合。這兩種都是很關鍵的修行方式，它們可以讓人們獲得精神上的解放，人可以藉助這種手段擺脫肉體的束縛和思維的限制，進入一種虛靈澄澈的狀態。

2.4 天人合一：宇宙演化的循環規律

莊子筆下的「真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們不悅生，不惡死，而是用一種無喜無悲的態度看待生死，「翛然而往，翛然而來」⁶，他們的生命就像春風秋雨一樣自由地流淌著。他們對於死亡並不恐懼，認為死亡是「大歸」，即通過「物化」而再次回到宇宙整體之中。莊周夢蝶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證明，「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⁷這段寓言故事中，莊子消除了人與他者之間的界限，呈現出了一種徹底的物我交融的狀態。在莊子看來真正的自由不是控制外面，是放掉一切，跟著「道」的自然運行。為此莊子提出三條通往「真人之境」的路，第一條是「生存路」。就是「離世循跡」遠離世俗生活，「入山林」，住進山林，「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在樸素的日常裡，找到寧靜的角落。第二條路叫「生態路」。就是順應自然，做到「不開人之天」，「不墮天之天」，要尊重自然之道，不要改變規律。第三條路叫「宇宙路」。就是要「與天為徒」，超越時空界限，達到「旁日月，挾宇宙，參萬歲而一成純」⁸的境界，將個體生命融入宇宙之中，實現「萬物與我為一」的終極逍遙。

¹ 《莊子》，第 246 頁。

² 《莊子》，第 44 頁。

³ 《莊子》，第 294 頁。

⁴ 《莊子》，第 16 頁。

⁵ 《莊子》，第 51 頁。

⁶ 《莊子》，第 53 頁。

⁷ 《莊子》，第 25 頁。

⁸ 《莊子》，第 30 頁。

3 《周易》與莊子生命哲學的哲學範式對比

《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¹，這句話展現了《周易》以「生生不息」為本體論的宇宙創生觀；而《莊子·知北遊》裡卻講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這體現了一種把生死看作是自然氣化流轉的生命觀。這兩句話雖然都是對宇宙大化的一種體會，不過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宇宙觀存在明顯的差別，分別顯示了在本體根基，天人關係以及生命價值這三個方面存在的思想差別，並在深層結構中形成互補。

3.1 本體論維度：動態創生與自然氣化的區別

《周易》以「生生之謂易」為其根本命題，揭示了宇宙是永恒生成、變化的動態過程。《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一個生成宇宙結構的過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不只是結構的生成，更是生命本身的展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二氣的交感是萬物生滅的根本動力。「元亨利貞」的循環往復，喻示生命便是在不斷的「動而不已」。《周易》所表達的宇宙是如何生成的過程，更多的講的是宇宙的「節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²，「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³，強調了乾坤並建的作用，通過陰陽互動構成了一個「天地氤氲，萬物化醇」的生命系統。《周易》的宇宙觀雖強調內在創生力，但更著眼於一個具有內在秩序與動力的生成結構，隱含著目的性可能，如「天地之大德曰生」⁴。相比於《周易》認為宇宙有一個目的，有一個主宰，莊子則否定了任何超越性目的與主宰，認為宇宙就是一個無目的、無主宰的自然過程。他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認為生命與死亡不過是自然之「氣」聚散流變的不同形態，二者互為延續，無始無終，其終極規律不可確知。莊子言「道無終窮，物有大小，豈以物大小論之哉？」，以及「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鹹其自取，怒者其誰邪？」⁵，認為宇宙進程是自發的、非意圖的。宇宙生命就像風過眾竅，發出不同聲響，皆出於物的自然屬性，背後並無發號施令者。這是一種徹底自然主義、非目的論的氣化宇宙觀。

3.2 天人關係：參贊化育與冥合自然的對立統一關係

《周易》展現出來的天人關係就是一種「三才之道」，天、地、人各佔一格，共同形成宇宙秩序。《說卦傳》中提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¹ 《周易正義》，第 143 頁。

² 《周易正義》，第 9 頁。

³ 《周易正義》，第 19 頁。

⁴ 《周易正義》，第 166 頁。

⁵ 《莊子》，第 17 頁。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者天地心也，故立天之道以財用之謂仁，立地之道以生物之謂義。」¹人處於天地之間，被稱為天地的心，要「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人還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完善自己的德性，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這種天人相互動的狀態是積極主動的，具有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莊子則批判了「以人滅天」，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干擾，認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他主張順應自然，提出「安時而處順」，消除人為造作，在自然中安置自己的心靈。通過「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若能萬舉而不失，則從於道矣」²即「坐忘」與「心齋」的修養工夫，消解二元對立與自我執著，達到「天地與我為一，萬化與我為一」³的最高境界，在無待的世界裡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

3.3 生命價值：道德實踐與精神超越的路徑分歧

《周易》的生命價值觀核心在於道德實踐與社會責任。《文言傳》中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以居業也」，認為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指引下，在現實中應當提高自己的德行，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其最終指向是社會共同體的和諧與大同，與天地同行，與人民同命。莊子並非否定生命本身，而是超越世俗生命價值的枷鎖。然而莊子是提出了「貴生—順生—達生」的生命修養過程，並不是否定生命的本身，而是對世俗的生命加以否定。「貴生」即尊重生命本真價值，他說「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⁴，不被外物所迷惑。「順生」是順應自然規律，如「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以守護自然本心。「達生」則是終極目標——通過「虛己以遊世」、「乘物以遊心」⁵的修養，破除對生死的執著與對意義的執迷，「不知悅生，不知惡死」⁶，坦然面對生死流轉，達到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與逍遙。

3.4 哲學範式：儒道思想的互補性而非對立性關係

究其本質，《周易》體現一種道德實踐哲學，提倡人要像天地那樣運行德行，在「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裡實現個人和社會價值的統一。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指引下強調人在宇宙秩序中的責任和擔當；藉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不僅完善自

¹ 《周易正義》，第 181 頁。

² 《莊子》，第 51 頁。

³ 《莊子》，第 15 頁。

⁴ 《莊子》，第 482 頁。

⁵ 《莊子》，第 54 頁。

⁶ 《莊子》，第 96 頁。

身德性，還推動社會走向「保合太和」的理想，這體現出儒家重視現實倫理與秩序建構的特點。而莊子塑造了一種追求心靈自由的生命哲學，他主張化解物我之間的對立，迴歸到最真實的狀況，他說過「彷徨於塵垢之外，逍遙於無為之業」¹，憑藉「乘雲氣，騎日月，遊於四海之外」²來表達超脫形骸、與「道」同為一體的境界。面對生死流轉，莊子提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破除對生死的執著，追求「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的境界。兩種生命觀殊途同歸，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構建出張力。《周易》就像黃河奔騰，承擔著責任與創造，莊子是鯤鵬展翅，追求著自由與飛翔。在當下，儒道互補的智慧顯得尤為珍貴，《周易》告訴我們要堅守道德擔當，承擔社會責任，《莊子》能夠讓我們從憂慮中獲得心靈的安寧。兩種傳統交相輝映，豐富了人們對於生命意義的理解，更為現代人尋找精神的寄託，確定人生的座標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4 結論

《周易》與莊子的生命哲學，都是從天地運行，生死流轉之中得來的體會，但是由於對天人關係的認識不同，走上了不同的思想路徑。《周易》以「生生」為本體，把天地看成是陰陽交感、循環往復的世界，看重人在世界中的道德實踐和社會擔當；莊子以「自然」為本體，把生命看成是一場氣化流行的過程，倡導通過消除物我對立，返回到本來的狀態，來達到精神上的絕對自由。這兩種不同的起點，不僅是宇宙觀和生命觀不同，更是對「人」的定位和價值取向不同，這兩種不同不是對立的，而是在中國哲學內部形成了一種張力和互補的關係。儒家講責任、講實踐，道家講自由、講超越，一剛一柔，一張一弛，構成了中國人對待生命和世界的態度。在技術理性主導、生存焦慮與意義危機瀰漫的現代社會，儒家和道家的生命智慧依舊可以給我們帶來許多啟示。一方面《周易》所倡導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讓我們明白不能在動盪中失去自己的底線，在變化中失去方向，必須堅守道德和責任；另一方面，莊子所提倡的「逍遙無待，齊物冥」讓我們明白可以在紛繁複雜的現實中找到一條通往內心的道路，讓我們的內心得以安寧。只有在兩者之間處於一種平衡和對話的狀態時，我們才有可能在現實與理想、責任與自由之間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處。儒道生命哲學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是中華文明的精神遺產，也是現代人領悟生命真諦、安放自己存在疑惑的一份精神財富，在走向未來時，仍會發出永恆的光芒。

參考文獻

- [1]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阮元校刻. 周易正義[M]. [影印清嘉慶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2] [戰國] 莊周撰，方勇譯注. 莊子[M]. 北京：中華書局，2015.
- [3] [春秋] 老子撰，[三國魏]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 老子道德經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11.

¹ 《莊子》，第 94 頁。

² 《莊子》，第 15 頁。